

玉林作家作品展

苏氏四合院里的木偶戏时光

★陆肖鸣

作家简介

陆肖鸣,壮族,女,出生于博白,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先后有300多篇小说、散文、诗歌发表在全国各级报刊及媒体。

小时候,每年到了寒暑假,我就格外盼望着能回外婆家。外婆家是一座四合院,里面居住着的都是苏氏族人,四合院后面有大大果园,潺潺的小溪,茂密的竹林,不仅可以爬树摘果吃到肚子浑圆,下溪玩水捞小鱼回家养,更重要的是在外婆家可以看木偶戏。

俗话说“北有皮影,南有木偶”,木偶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方农村主要的娱乐项目之一,在地佬话里叫做“木头鬼”。在村里,许多村民热衷于看“木头鬼”,而六堂舅不仅热衷于看,更是沉迷于唱演中。六堂舅家有几个大木箱,箱里装满了他的宝贝——各式各样五彩斑斓的木偶,每天从地里干完农活,回到家的六堂舅就乐此不疲地折腾他那些木偶家当,似乎永远不知道劳累二字。

六堂舅为人和善,平时却不大爱讲话,所以我跟其他小伙伴一样,有点怵他。六堂舅家跟外婆家只有一墙之隔,大门并非并排,每次路过他家门口,看见木门木窗开着,我总忍不住伸长脖子往屋里瞧那些六堂舅摊在地上、挂在墙上的花花绿绿的木偶,六堂舅或蹲或站,不是给木偶补色,就是在整理木偶服饰,目光专注,心无旁骛。偶尔蹑手蹑脚的我被他抬头发现,等不及他轻声询问,便低下眼帘,胆怯地低声唤他一声“六舅”,飞也似地跑走了。

每当夕阳西下,六堂舅把几个大木箱搬到四合院中央,我们这群娃娃就兴奋起来。在我们围着那堆箱子

跑圈闹腾时,六堂舅已经熟练地将小小的一座戏台搭了起来。唱“木头鬼”所需的家当不多,简单的幕布,数根大小适宜的木棍就可搭建成一个简单的戏台。戏台小巧玲珑,大小跟一张床所占的地方差不多,除了保证六堂舅演出时的走场需要,几乎就没剩多少空间了。戏台四周的架子上,插满了身着色彩斑斓服饰的杖头木偶,这些木偶神态表情各异,形象逼真,每一个都自成一体,栩栩如生,它们是即将参演的“演员”。

表演时,六堂舅站在戏台的幕布后面,一边用手操纵着木偶的动作,一边用地佬话娴熟流畅地一人分饰多角,说唱剧中对白。一个个木偶在他的操纵和演绎下,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展现出角色本真的风采和人物形象。小小的戏台旁边,有乐队伴奏配乐,铜锣、唢呐这些传统的乐器随着剧情起伏,咚咚锵锵。外公也是乐队中的成员,外公不仅是吹唢呐的一把好手,更是“木头鬼”的老粉丝,每次六堂舅的木偶戏台边,少不了穿着墨蓝唐装的他那阴沉沉、时而宏亮的唢呐声。外公鼓起腮帮子吹得响亮,小小我好奇地望着他,鼓起来的腮帮怎么能坚持那么久。

六堂舅演出的曲目很多,每次都不同,说唱的歌曲情节跌宕起伏,时而婉转,时而高亢,时而悲切……戏台前,高矮不一的板凳上坐满了观众,他们看得津津有味,听得如痴如醉,外公和乐队的叔伯们也是陶醉其中,似乎在享受一场艺术的饕餮盛宴。

玩性大的小伙伴似乎并不关心木偶戏演出的内容,也不甚了解表演的曲目,但这一点都不妨碍他们参与的热情,往往是台上唱得有鼻子有眼,乐队敲敲打打得热闹,台前观众掌声雷动大声欢呼,小伙伴们却在戏台周围欢快地玩耍,仿佛又是另一场热闹的剧目。

如果说听六堂舅的木偶戏是余音缭绕的音律美,听外公的木偶戏则是铿锵有力的说书。在没有六堂舅唱木偶戏的星空下,我和小伙伴一个个扬起小脑袋,聚精会神地坐在外公身边,听他悠扬的唢呐小曲,以及他抑扬顿挫地讲述木偶戏里一个个英雄好汉的江湖豪情和家国情怀中度过了许多炎夏的夏夜。

外公喜欢给我们讲的故事,岳母刺字、穆桂英挂帅、杨四郎探母……很多听起来热血沸腾的内容我早已忘记,而围着外公、托着腮帮听讲的情景却清晰无比。长大后有次偶然看到薛仁贵抗敌救国的电视连续剧,脑海里忽然闪过外公曾经讲过类似的英雄故事,那个外公口中的大英雄,英勇睿智、坦诚豁达,曾让小小的我敬佩不已,不就是眼前电视剧里的英雄人物薛仁贵吗?!可是记得外公说,“雪仁贵”,当时还好奇怎么会有人姓“雪”的呢?外公的解释让我稀里糊涂,这疑问一直跟着我长大。多年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地佬话里“薛”与“雪”是谐音,而薛仁贵英勇杀敌的故事,在四合院的夏夜里,在深

邃的星空下,随着外公浓厚的乡音,早已在我不自知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一触即发。

三餐四季,转眼间几十年已经过去,果园里建起一栋栋楼房,竹林渐渐消失,小溪的水流已经停止,外公的唢呐也安静地成为挂在墙上的景物。

记忆流连,我依旧驻足在六堂舅一句句铿锵的腔调里,寻觅故事里曾经的星空和时光。

现今七十多岁的六堂舅变得清瘦矍铄,仍然坚守着他木偶戏这份民间传统艺术的挚爱,作为当地非遗项目木偶戏传承人的他,带着如他一样深爱着木偶戏的团队,常年走村过寨继续演绎着一首首经典的曲目,《再生缘》《探亲》《四句头》……六堂舅的唱腔深沉练达,在时间的浸润下,早已出神入化。六堂舅的木偶戏剧本很多很多,他说哪怕每天唱4个小时,都可以足足唱上三年而不重复。遇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六堂舅就更忙碌了,连轴转似的每天忙个不停,但他不辞劳苦,乐在其中,他更希望在唱戏的过程中寻找与他一样钟情于“木头鬼”的有缘人,即使收入甚微,也没有减少他对木偶戏的热爱,他说只要有人听,就会一直坚持唱下去。

清亮辽远的唢呐,浓郁乡音的唱腔,逼真木偶的演绎,随着年月的流淌,依然时常在我的记忆中浮现,那么清晰、醇厚、深远。一场场锣鼓喧天、唢呐声声、惟妙惟肖的木偶戏,戏里述说着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戏外是一代代唱戏人的追求和坚守,生活中牵引着一代代梦里乡愁的念想!

我们偶聚于玉州时,就常来这里散步,也常找个摊子坐下,点几杯名字优雅的奶茶,选一个看起来更浪漫的地方,一边聊天长地久,一边品味江风徐徐,看散漫的人群稀稀散散路过,也会透过杨柳枝条缝隙,看江上微波中万家灯火的倒影。摊主则很悠闲地售卖他那刻有诗意的奶茶。

我们不知道,第一位来这里的摊主是谁,或已无法考证,只知道,漂泊于这条路上的夜市,已成一定规模。这条路上的摊子虽多,摊主却极有素质。白天我也曾数次走过这条路,路面依旧还是很干净,仿佛晚上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我见过夜深打烊收摊时分,摊主细心打扫的样子,也见过他们连垃圾都带走的身影。

我想,一定是因为,咱们玉林是个温暖的城市,一个有着人情味的地方,所以,才有了这浪漫的漂泊的摊子,才有了这漂泊的夜市。

到了外地工作以后,更是过年才有时间回家几天。为了让母亲帮忙带孩子,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们还让母亲也跟着背井离乡。

那些日子,母亲依然没有忘记种菜。即使没有菜地,也要创造条件。母亲叫我买来一些花盆,又不知道从哪里挖回来许多泥土,在楼顶种起了葱姜蒜。有一天我炒菜时没有姜,母亲说等一下,我这就去挖。很快,一块还带着根须的姜就被母亲洗干净放到了砧板上。

我们决定回农场的那一年,正值夏天。妻子刚好放暑假,就和母亲带着孩子先回家了,我还有工作要交接就留下来收尾。我陆续陆续收拾东西打包邮寄回家,母亲不时打电话提醒,花盆还种了一些姜没有挖完,记得挖出来炒鸡肉吃啊。

母亲是一点也不舍得浪费,那不仅是她的劳动成果,更是一种精神寄托。但我最终还是违了母亲的意,把那些花盆连带着植物一起送给了邻居。

母亲不会玩手机,不爱看电视,也不会跳广场舞,退休以后闲不下来,就把种菜当成唯一的爱好。我想,这应该也是许多劳动人民的共同爱好。



沃野披金

(黄荣平摄于陆川县珊罗镇将军寨)

陆川

★邱炬

作家简介

邱炬,陆川人,广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南宁市作家协会会员,广西“邕州才子”作家群成员。出版有作品集《唱断归程》和《思念的下游》。现为《当代广西》记者。

这两个字其实平时我很少想起只是偶尔有需要的时候会小心翼翼地将其写进“籍贯”的那一栏里在我或风或雨的人生里这就是一个平时不怎么在意却一辈子都洗不掉的胎记

每当有人问起我的故乡我的眼前转瞬就会山清水秀那时候我就会和他们破译“陆川”这个地名的由来不厌其烦地说起那六条河流和他们解释陆川为什么富庶我和他们说六川交汇啊水汇财聚啊他们就会一脸的神往

关于那里的钟灵毓秀我有很多需要说的我会和他们说起我的母亲河说起那条波澜不惊的很小的江虽然那是一条很小的江却有一个气势如虹的名字1551平方公里土地的辽阔都承载不了它的理想她总是一路向南流向北部湾一直流入烟波浩淼的大海喝那条江水长大的人也因此像那条“九洲江”一样从小就有一颗外出闯荡的心而且都一路扑腾百折不回

我总是忍不住说到温泉说到温泉我就会眉飞色舞脑屏就会闪回到我童年那段已经遥远得没有了背影的时光那时候流经县城的九洲江和妙洞河在一个沙滩上交头泉水常年不断地汩汩沁出

小城里的男女老少沐浴着每天的最后一抹夕辉走到那个温暖的地方躺在滴滴晶莹泉水的沙坑里看着白云在蓝天上浮来浮去洗了泉浴又洗沙浴洗了沙浴再洗泉浴直到月亮在江心里都泡得像一面镜子一样薄了才顺手在岸边的草丛中摸几条河鱼在江边烤了之后对酒当歌

更美的是沙滩的两侧一年四季都弥漫着苍苍的芦苇苍苍的芦苇里常常有人细声细语夜色真婉约啊静好的流光里谁是谁的初恋

我们都不知道徐霞客当初是怎么知道那里的温泉的反正那一年他让书僮挑着他的那几卷书踏着明朝细碎的月色万水千山的就赶到陆川来了之后他才发现那富含化学成分的山泉水不仅可以祛病延年还能为人除秽消灾而且始终都保持53℃的热情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

我想说如果有谁去陆川可以先去谢仙峰看天女散花那是唐朝进士谢映登辞官修行的地方从谢仙峰下来之后

就可以顺路去一下东震山那里有很多美丽的传说远远就可以看到有个大佛对着游人憨憨地笑更主要的是那里的瀑布像脱了线的钱币一样向下倾泻

其实龙岩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千姿百态的奇山看啥像啥依山起伏的古寨藏着清朝咸丰元年的神秘往事进到那吊着钟乳石的岩洞你可以看到那清可数石的小河和小河里那自在无争的游鱼

最妙的是四面奇峰环着的龙珠湖你只要在水天一色的湖上泛一扁舟然后对着蓝天甩一个响指漂亮的白鹭就会飞到船头萌萌地陪你

还有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那就是名动岭南的谢鲁山庄耽耽“中国四大名庄”之名的那里其实并非浪得虚名穿过曲折的花径回廊聆听百花旁若无人私语聆听古意氤氲的楹联你会觉得自己突然就心地澄明豁然开朗

完了一定要泡一个温泉可以一边看着电视或听着音乐看温柔的泉水从指间滑过静静地过滤你内心的杂芜那时候你最该做的就是想着你爱的那个人做一个好梦

到了陆川那些讲客家话和白话的人会拿当地的珊瑚米酒招待你还有剔了骨头的乌石猪脚那种叫擦菜的东西会让你入口难忘吃过那里的酱油你才知道活了大半生想的原来是这个味

你走的时候可以带点特产比如桂圆比如橘红比如淮山还有菜刀和铁锅是一定要带的因为据说用过这两个器具的女人都会变成贤妻良母

说起这些我就会想起我的从前从前的我就在那个地灵人杰的地方工作和生活白天采访开会跑新闻晚上找个地方K歌或跳舞要不就结伴去滑一场旱冰偶尔会用电子琴弹一首老歌那时的午后我的窗前往往会有解语的蜻蜓飞过

其实走在异乡的路上看到无处不在的“陆川补胎”我就会油然想起我的故乡想起我那些还在故乡的朋友想起我还在城市里堵车时候我的老乡就已经在水光潋滟的江边散步或者在某一棵榕树下就着那碟牛腩和空心菜或一条猪尾和一碟花生一边嗍啤一边擦螺过着快活的日子

漂泊的夜市

★庞安玉

作家简介

庞安玉,博白人,博白县作家协会会员,平时喜欢看书,走读山水,作品散见于《玉林日报》《钦州日报》。

在这段沿江东路的“港湾”里,聚成了漂泊的夜市。

夜市,并不静止,它在流动。流动的是声音,是霓虹的灯火,亦是散漫的人群。

漂泊而来的,还有浪漫与文艺。每一个摊子,都起了一个极优雅的店名,它们售卖的不仅是诗句,也是夜宵。大抵摊子只有三五种类,一是奶茶店,二是烧烤摊,三是酒与茶饮,四是与爱情有关的纪念,五则是佛性自娱摊。每个摊子的物品都可以用一辆小车装完,凳子和桌子都是轻质,可折叠。而食材分

类装于大盒之中。每个摊子的界线,是几条灯带,闪烁着五彩斑斓的灯带,点缀于摊与摊之间,契合着岸柳与江风,把浪漫营造得恰到好处。每个摊子可供客人入座的位置不会很多,基本都是只有三套小桌带四小凳的位置,或只为了便于漂泊,或只为随车远航。我甚至以为,每个摊主都很文艺,也都会写诗,因为菜单上,奶茶都有诗意的名,而装奶茶的纸杯上也都有一两句富含寓意的诗。每一杯酒都有不同的名字和故事。而每一串烧烤,都有不一样雅称。这岂是俗人能想到的?

母亲的菜地

★张运森

作家简介

张运森,北流人,北流市作家协会会员,阿里文学签约作家。热爱家乡,用心写作,文学作品发表于《中国农垦》《玉林日报》《广西农垦报》等。

一个月没下雨了,土地干旱已久。

我的记忆中,菜地不远就有一条清澈的河流,有沙滩,有卵石,现在却被茂密的竹林挡住了。多年后重返故乡,竟已是沧海桑田。

母亲无法从河边取水,就从家里挑水去浇菜。母亲挑着装满水的两个塑料桶,在杂草丛生的田埂上健步如飞。我跟在后面看着头发有些花白的母亲,心中很是惭愧,就想帮忙挑一段路。母亲却说,你从来都没有挑过这么重的担子,这些小路也不好走,还是小心点不要摔跤了。

到了菜地,儿子拿着水勺给刚发芽的花生浇水。我看着菜地里剩下不多的蔬菜,长势不是很好,才知道母亲带回去的那些菜,是一个星期的周期里生长出来最好的蔬菜

了。母亲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

看到儿子兴致勃勃地给花生浇水,我想起了曾经的自己。我像儿子这般年纪的时候,母亲刚进入农场工作。那时的母亲就已经非常热爱种菜,尽管农场每天的工作很忙,母亲也要抽出一段时间去打理菜地。

我放学回来,看到家里的门锁着,就知道母亲是在菜地。儿时的我对母亲很是依赖,远远看到母亲在菜地,就跟着跑到菜地去玩,渐渐也对种地产生了兴趣。我从学校带回一些植物种子,有西瓜、南瓜、仙人掌、蓖麻、凉粉草等,我把这些植物全都种在菜地边上。看着植物一天天长高长大,心中也充满了收获感。

从中学开始,我离家就越来越远了,每年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自从我们回到农场工作以后,母亲就闲不住了,每到周末都要回农村老家去打理那几分菜地。

从农场到老家大约有7公里路程,母亲不会开车,父亲就成了专职司机。有时候父亲跑得多了就会说两句,种的那点菜都还不够油钱呢。母亲却不以为然,甚至风雨无阻。

每当母亲从老家回来,我们的冰箱就会塞满各种有机蔬菜,苦麦菜、油麦菜、红薯叶、茄子、玉米、葱姜蒜等。

有一段时间,母亲种的苦麦菜特别脆嫩,我们吃得赞不绝口。我以为是在水田的缘故,水肥充足才能长出那样子的苦麦菜。

当我带着儿子回去完成学校布置的课外实践作业时,才发现那块菜地取水非常不方便,而且当时至少有